

遗腹子心中,爸爸是天使

4岁多的他们开始问爸爸去哪了,妈妈说爸爸去了天堂

时报综合报道 “9·11”让这36个4岁的孩子从降临到这个世界的下一刻起,就与别的孩子不一样,他们的身上背负了悲痛和喜悦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。

9·11这天,他们的父亲去世了,他们的妈妈从此郁郁寡欢,直到他们出生这一天,悲痛的妈妈终于又重新绽放笑容感受温暖。他们是9·11事件的遗腹子。

上周,这36名孩子的妈妈带着他们相聚纽约拍了一张合影,她们平常相互之间都有联系,每年快到9·11,她们都会找时间找个地方带着孩子聚一聚。

孩子长大开始思考问题

当孩子们被玩具吸引的时候,妈妈们默默地互相拥抱后,开始谈论现实的问题——孩子们渐渐长大了开始试着思考了,妈妈们便为难了,因为孩子想知道:爸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当霍莉·奥尼尔的女儿问妈妈这个问题,霍莉说:“我只给女儿一个很简单的答案:当你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,有一天一些坏人点燃了房子,而你的爸爸在里面工作,于是他去了天堂,和他同路的还有一些爸爸和妈妈们。”女儿继续问:“是不是只有我一个没有爸爸?”奥莉回答:“宝贝,当然不只你一个。”

9·11那天,美国空军军官杰奎琳·米兰姆如常在五角大楼办公,她的丈夫罗纳德·米兰姆在大楼的另一边工作,飞机撞过来,罗纳德没能活着走出大楼。几个月后,杰奎琳生下了他们的儿子。

从那以后,杰奎琳把她和丈夫所有的结婚照片都藏起来了,她说:“我不希望宝宝总是看到泪眼蒙眬的母亲,但是我也不希望宝宝以为自己的爸爸丢下他不管,所以每当孩子问我爸爸在哪,我总是说他在天堂。”一名消防员的遗孀对孩子形容她的父亲是一名“天使消防员”,“爸爸是天使”这样的说法让不懂事的孩子

还挺高兴的。

于是家住得近的妈妈们会经常带着孩子相聚,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失去爸爸的孩子,这种感觉会没有那么孤单。

而有些妈妈则选择为孩子找新爸爸,不希望孩子永远都得不到父爱。玛丽·丹纳伊的前夫帕特里克在世贸大厦的第90层工作,那天他离开了世界。玛丽说,这么多年来,她一直祈祷天上的丈夫指引自己的生活。而玛丽现在的丈夫安迪也经常向帕特里克祈祷,安迪经常会对帕特里克说:“帮助我成为一个好丈夫,一个好父亲,就像你以前那样。”玛丽和帕特里克的女儿已经称呼安迪为“爸爸”了。

不少遗孀仍未走出悲痛

除了对孩子的内疚,有些妈妈更为痛苦,因为她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告诉丈夫自己怀孕了,丈夫就离开了世界。

简纳特·斯查德的丈夫是一名消防员,“9·11”那天他救出了几个人,那个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几个月后又当父亲了,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。9月12日,简纳特才得知丈夫光荣殉职。直到现在简纳特仍然没有走出悲痛,她说:“丈夫的牙刷仍然静静地站在我们的刷牙杯里。”“打开衣柜,他的夹克衫仍然挂在架子上,5年过去了,上面仍然有他的气息,仿佛他仍然在我的身边。”

小男孩保罗对妈妈卡特内说,他认为爸爸并不在天上,而是经常坐在他的身旁,因为他总是能感觉到爸爸的温暖,因此他从来都不感觉孤单。卡特内说:“听到孩子这么说,我脖子后的头发都竖起来了,心脏被扎得剧痛,但是我只能对孩子说真相:‘保罗,爸爸已经死了,他不在你的身边。’而孩子说:‘不,爸爸在这。我在床上睡觉的时候,爸爸总是静静地看着我睡觉’。孩子的话简直让我难以承受那种痛苦。” 尘尘



5年前的“9·11”事件不仅震撼了世界,也在那些痛失父(母)亲的孩子心中划上了一道深深的伤口。那一天既变成有些家庭新生活的起点,也变成有些孩子心中永远的痛。每逢“9·11”纪念来临,这些孩子面临的不仅是伤痛,更多的是对心灵和勇气的考验。



今年9月,36名“9·11”遗腹子再次相聚。

生日那天爸爸走了

新华社电 甚至直到今天,大部分孩子都不知道5年前的9月11日究竟发生了什么,而2001年9月11日刚好是自己10岁生日的劳伦却很清楚地知道父亲遇难前的经历。

那天,坚持要等上班的父亲回来一起庆祝生日,但是劳伦再也没有盼回父亲。那一天,父亲迪安·埃贝林在世界贸易中心遇难。而劳伦只是在“9·11”失去父(母)亲的3051名儿童中的一员。

时刻提醒那一场灾难带来的伤痛。劳伦一家2002年终于获得迪安的部分遗骸,并悲痛地将它们埋葬。2003年,尸体的其他部分也被寄到家中。上周,劳伦一家得知,纽约医疗主管机构和一家公司签订了150万美元合同,将对“9·11”中未经确认的9797块尸体残骸进行DNA测试。

再也不想听到“9·11”

对于母亲埃米来说,自

己再也不想听到丈夫残骸被找到的消息,因为每一个这样的消息都会揭开家人新的伤口。每当电视上有“9·11”追踪报道的画面,埃米都会“发疯”似的冲过去蒙住女儿的眼睛。埃米曾对劳伦说她可以把生日改在9月12日,但劳伦坚持不改。今年9月11日,劳伦计划和少数几个朋友一起度过自己的15岁生日。虽然不能算是生日派对,但会有一些蛋糕和蜡烛。

实际上,不是所有家庭

每年的这一天都让劳伦心中悲痛

在痛失一员后都会一直生活在“9·11”的阴影中,失去母亲的萨莎·利娅和父亲维亚切斯拉夫·利娅就已收起悲伤开始新的生活。

2001年,萨莎4岁。那年的9月11日是她母亲在世界贸易中心上班的第一天。萨莎的母亲来自哈萨克斯坦,当时已拿到美国绿卡,她故乡的亲朋好友们认为是最幸运的女人。当灾难发生时,这家人来到美国仅仅3周。

“对于我们来说,一切都是新的,”维亚切斯拉夫

回忆道,“我们来到美国是为了有所收获,我们不能空手而归。”

从不问母亲遇难的事

萨莎虽然懂俄语,但如今已是只说英语的地道美国女孩。“她的母亲一定很为她骄傲。萨莎就像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,”维亚切斯拉夫说,“她从来不问关于她母亲遇难的事,但有时她会哭。我们永远不知道是什么碰到了她的伤口。”

数字“9·11”

当年灾难

遇难者人数:2749人
失去父(母)亲的儿童人数:3051人

遇难者平均赔偿金额:210万美元(最低25万美元,最高710万美元)

大楼倒塌时间:12秒
找到的尸体残骸:20730个

未确认的遇难者人数:1151人(占总数的42%)

紧急救援人员中因吸入粉尘患呼吸道疾病的人数比例:70%

从“9·11”到阿富汗战争爆发:26天

零地带重建费用:100亿并在不断上升

5年后,纽约人仍心有余悸

2/3

2/3的纽约人“非常担心”再次遭遇类似恐怖袭击,这与其他地区的美国人形成鲜明对比。

22%

全美国范围内,只有22%的受访者“非常担心”下一次袭击,3/4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已恢复正常。

6

每10名纽约人中,6人不愿意在世贸中心旧址建起的高层建筑内工作

40%

40%的纽约人说,他们平时仍遭受紧张和焦虑情绪困扰。居住在纽约曼哈顿的50岁家庭主妇格温多林·布莱奇代言了纽约人这种不安全感:“我有一种预感,什么样的坏事情都可能正在酝酿中。”

72%

不安全感让人们的安全措施没有信心,72%的纽约人认为政府应该做得更多。担忧同样存在于专家心中。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奥汉伦说,还有“一大堆工作”等着美国国土安全部完成。